

《玉米》音景书写中的女性命运叙事

张子寒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4日

摘要

在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中，音景成为书写女性生存境遇的核心叙事载体。小说从自然、社会、身体三重音景出发，借各类声响表现乡村女性的人物命运。基于此，文章以音景为切入视角剖析文本中女性命运的生成逻辑，并挖掘其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为《玉米》中的女性书写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关键词

毕飞宇，《玉米》，音景，权力

Female Destiny Narrative in the Soundscape Writing of *Corn*

Zihan Zh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4, 2026

Abstract

In Bi Feiyu's novel *Corn*, the soundscape serves as the core narrative vehicle for depicting women's living predicaments. Drawing on three types of soundscapes—natural, social, and bodily—the novel depicts the fates of rural women via diverse sounds. Taking the soundscape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ve logic of female destinies in the text and explores the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embedded therein, providing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studies on the female narration in *Corn*.

Keywords

Bi Feiyu, *Corn*, Soundscape, Pow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音景(Soundscape)又译为声景或者声境,是声音景观、声音风景或声音背景的一个简称[1]”。该概念由加拿大艺术家穆雷·谢弗在《声景学:我们的声环境与世界的调音》一书中首次提出,其核心内涵可被直接概括为“用声音界定空间属性”[2]。傅修延的《论音景》一文,则将夏弗的观点率先引入到叙事研究中,将“音景”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认为叙事作品中的音景能“激活陷于麻木状态中的听觉想象,唤醒与原始记忆有千丝万缕的感觉与感动”[3],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声音书写研究路径。在本研究中,“音景”特指叙事文本中由外部环境声、人物话语声和身体相关声共同构筑的综合性声音图景。换言之,本文所讨论的音景,始终立足于能够被叙事空间内其他人物所感知、能够参与人物之间及人物与环境之间交互关系建构的可听性声音。这一界定既是对谢弗声景分类体系中“外部声环境”核心要义的继承,也与傅修延将音景视为激活听觉想象的叙事媒介这一立场相呼应——只有当声音作为叙事空间中可被识别、可被共享的感知对象时,它才能成为连接人物命运与空间属性的叙事纽带,为后续分析提供具有操作性的理论工具。

毕飞宇是一位深谙声音叙事艺术的作家,其代表作《玉米》便是他巧妙运用音景构建叙事的典型范例。然而,现有关于《玉米》的研究多集中于权力叙事、女性悲剧、身体书写等角度,虽偶有论者触及作品中的声音元素,但往往将其作为氛围点缀或修辞手段进行零散分析,缺乏将声音上升为本体性叙事要素的系统考察。因此,从声音角度对《玉米》中女性命运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突破点。事实上,小说中的各类声响贯穿女性人物一生,构筑起笼罩其生存环境的完整音景体系。下文便以此为切入点,探析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书写。

2. 《玉米》中的音景书写分类

在《玉米》的文本中,声音无处不在,它们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意蕴复杂的声音环境,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自然音景、社会音景和身体音景。这三类声音共同谱写了一部记录乡村日常与个体悲欢的听觉叙事文本。

2.1. 自然音景:氛围与隐喻的声音幕布

“幕布有衬托之功,电影、戏剧乃至商场中的背景音乐可以营造氛围,叙述中的音景也有同样的烘云托月之效[3]。”自然声景在《玉米》中通常扮演着背景板的角色,但它们绝非无关紧要。风声、雨声、水流声……这些声音不仅真实地还原了苏北乡村的环境特质,更被赋予了隐喻意义。

在《玉米》三部曲里,毕飞宇常用自然声音隐喻人物心境,“风”便是一个频繁出现的例子。“春风并不特别的刺骨,然而有势头,主要是有耐心,把每一个光秃秃的枝头都弄出哨声,像嚎丧,从早嚎到晚,好端端的一颗树像一大堆的新寡妇[4]。”风声不再是客观的自然现象,而成为一种复杂的隐喻,一方面指向村支书王连方四处留情、扰乱乡村人际秩序的行为,它四处游走正恰如王连方在村里四处留情,但与此同时,这种风声还带出了女性的生存处境,持续不断的风声指向村庄里女性群体普遍的困境,要一直站在权力的控制之下出卖自己,但又无从摆脱。在《玉秀》中也有风声的描述:“玉秀再一次来到了码头,天气不太好,刮着很大的夜风。四周都是夜风的哨音,夜显得更凄厉,更狰狞[4]。”结合玉秀未

婚先孕的背景，此时的风声是玉秀内心恐惧与挣扎的直接映射——她既害怕自杀带来的痛苦和死亡，又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风声的“凄厉”正是其面临绝境的写照。同样是风声，但在不同的场景下有着不同的意义，前者带有攻击性的欲望色彩，而后者则满含恐惧和绝望。同一声音在不同的叙事节点上，可承载截然不同的情感内涵，这也是毕飞宇音景书写的高明之处。

除此之外，玉米结婚时的“骇浪声”也能暗示她的内心想法。“小快艇在夹河里冲起了骇浪，波浪是‘人’字形的，对称地朝两岸哗啦啦的汹涌[4]。”“哗啦哗啦”的浪声暗含的是玉米复杂的心绪。此前，父亲倒台、彭国梁退婚、妹妹被侵犯，接连的噩耗使得她们家在村里的“地位”直线下降，而这次玉米成功嫁给公社主任，结婚的排场使她可以扬眉吐气，一扫之前的阴霾。浪声的汹涌正是这份骄傲情绪的外化。同时，“哗啦哗啦”的汹涌浪声，也隐喻了玉米的婚后生活并非坦途，看似风光婚姻的背后，仍暗藏着未知的风波和待解的难题。浪声在此既是扬眉吐气的凯歌，又是暗藏危机的警报，两种内涵交织在一起，丰富了声音的象征含义。

2.2. 社会音景：集体表达与私人声音的交织

在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中，社会音景也分为两个维度，分别是集体声音和私人化声音。他们既独立存在，承载着发声人鲜明的情感态度，又彼此碰撞，反映复杂而又微妙的人性变化。

从集体表达层面来看，《玉米》中王家庄村民的日常活动与交流构建起一种群体性的声音景观。农忙时节，田野里此起彼伏的劳作呼喊声、农具碰撞声，是村民们集体为生计忙碌的声音体现，反映出农业生产活动在村庄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村民的生活方式。在村里举行集体活动，如放电影时，熙熙攘攘的人群交谈声、孩子们的欢闹声汇聚成一股嘈杂的声浪，展现出村庄内部紧密的社交关系与集体生活的活力。在这些集体声音里，包含着村民们共有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判断。王连方担任村支书时，村民们在与他交流或者提及他时，声音里会不自觉地带有敬畏、讨好的意味：“你呀，你是谁呀？就算不肯，打狗也要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4]。”这是权力在集体表达中的声音映射，表明整个村庄对权力结构的默认与遵循。

私人声音则主要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个体言语、内心独白中。玉米作为核心人物，她的声音极具代表性。在爱情方面，她与飞行员彭国梁通信时，字里行间透露出少女怀春的羞涩与期待，是属于她个人情感的独特声音表达。而当家庭遭遇变故，父亲倒台、妹妹受辱、爱情破灭后，玉米内心的愤怒、不甘与对权力的渴望则通过她强硬的言语和决绝的行动化为另一种私人声音。她为了换取权力和地位，选择嫁给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在这个过程中她对郭家兴父女的讨好，都是她在困境中挣扎求生、追求权力庇护的私人声音展现。又如玉秀，她来到断桥镇投奔玉米后，为了留在那里而讨好郭巧巧，她那刻意逢迎的语气与姿态，是她在寄人篱下情境下为了生存发出的私人声音，同时也包含着她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在复杂人际关系和困境中的无奈与委屈。

此外，值得注意的声音还包括“窃窃私语声”、“哄笑声”。这些声音通常发生在田间地头，流动性比较强。王连方的风流韵事、玉米家的变故、玉秀的“丑事”、玉秧的懵懂……无一不是这些民间声音的绝佳素材，它们像空气一样弥漫，无形却具有巨大的杀伤力。玉秀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正是被这种无所不在的声音所造成的。玉秀之所以离开王家庄去投靠玉米，并不是因为她相信玉米可以给她依靠，而是因为她被逼得在王家庄待不下去。“‘啵啵啵，王尿壶！啵啵啵，王茅缸！啵啵啵，王尿壶！啵啵啵，王茅缸！’蛮上口的，蛮好听的，都像唱了[4]。”这种流言蜚语甚至成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一直给玉秀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声音的暴力，展现了乡村伦理秩序中残酷的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玉秀逃离王家庄的选择，也不能简单归为纯粹的被动屈服，她主动选择更换听觉空间，是其作为听觉主体做出的有限反抗，虽然有限，但可以说明女性本身的主体性还未被规训完全抹杀。

2.3. 身体背景：无法言说的创伤与情感律动

身体音景指向人物自身发出的声音，如言语、哭泣、笑声、咳嗽、喘息、沉默等。毕飞宇擅长捕捉这些细微的身体声音，并通过它们来揭示人物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

在《玉米》中，“哭声”作为一种较为外露的情感表达屡见不鲜。毕飞宇笔下的“哭声”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既有玉米隐忍压抑的哭声，也有玉秀爆发式、绝望的嚎啕，还有玉秧夹杂着几分茫然与委屈的呜咽。每一种哭声都是其性格和处境的最佳注脚。“笑声”同样值得关注。它有王连方得意时的哈哈大笑，有村民们看热闹时的哄笑，也有充满讥讽的冷笑。文中有一处笑极耐人寻味：“玉米说这句话的时候居然还笑了一下，虽说不太像，但是嘲讽的意思全有了[4]。”彭国梁因为玉米家里的事情要和玉米结束这段关系，并且将玉米的相片和信件全部寄了回来，玉米拿着这些信件见到粉香时，她发出了这声满具嘲讽意义的冷笑，不仅是在“死对头”面前掩饰悲伤，更是对这段感情失望，付出了那么多，终究还是一场空。

毕飞宇在其叙事中也纳入了人物细微的呼吸声和心跳声。这些源自身体的声景成为内心感受最直接的听觉表现。文中有几处描写十分典型：当得知彭国梁愿意和自己结婚时，玉米没有过多的言语，而是用喘气声表现玉米的极度欣喜：“玉米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面色苍白，扶在树干上吃力地喘息[4]”；玉秀喜欢郭左，想要和郭左在一起，渴求他能够察觉到自己的心意，但是又碍于自己的失身和两者的身份不能在一起，这种矛盾煎熬则是直接通过她的心跳声得以表现：“玉秀害怕郭左看见自己脸红，又希望他能看见，心口突突突的，无端地生出了一阵幸福，又有那么一点怅然[4]。”怦怦的心跳声是她矛盾纠结的声音表现。可见，毕飞宇正是通过这些呼吸声、心跳声，将叙事深入到了人物的生理、心理层面，让我们得以“听见”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情感暗流与生命律动。身体的声音，最终成为了灵魂的呻吟与呐喊。

在身体音景体系中，沉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听觉行为。在《玉米》中，女性的沉默蕴含着丰富的解读空间，具体可拆解为三层截然不同的内涵：玉秀受玉米训斥、玉秧被魏向东当众构陷时的缄默属于被动式沉默，是外部权力压制下被迫放弃表达，直观体现规训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以玉米为典型的策略性沉默则是女性主动作出的生存选择，她在郭家兴面前收敛锋芒、面对村民议论不予辩解，借沉默换取权力庇护，体现出有限空间内的主体能动性；玉秀受侵害后长期失语所代表的精神性沉默，根植于深重创伤带来的自我隔绝，是身心双重痛苦催生的情感封闭，也并非单纯的顺从。多重意涵交织的沉默，立体呈现女性在听觉权力结构中纷繁复杂的生存路径。

以上从自然音景、社会音景与身体音景这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毕飞宇所创造的声音世界：自然的声音不仅是故事的背景音，更常用来隐喻人物内心；社会之声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氛围与权力关系；人物自身的声音则深刻揭示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三个层次的声音彼此交织，建构出一个立体的叙事空间。除此之外，也成为了毕飞宇洞察人性、书写现实的重要表现方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

3. 音景组织与女性命运的呈现机制

依托三类声音，毕飞宇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听觉权力运行机制。音景的隐喻、强弱话语的对抗和听觉的聚焦视角，都能够从声音维度直观呈现女性在被权力裹挟、支配过程中的生存困境。本章将深入探析音景的组织方式如何与女性命运相互映照，揭示声音书写在展现女性生存困境中的独特价值。

3.1. 声音的隐喻与象征：命运转折的听觉预告

传统的视角角度叙事只能在事件发生后展示生命变故，而音景叙事能够提前以声响来预示故事的走向，这是音景独有的预告功能。在《玉米》的叙事中，许多关键声音都成为人物命运转折的“听觉预告”。它们的响起与消失、强化与弱化，都与女性的命运轨迹形成精准的呼应。

《玉米》中，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比如迎亲的鞭炮声，对玉米而言是摆脱家庭困境、依

附权力的希望象征，她渴望通过婚姻进入更高的权力圈层，鞭炮声的响起意味着她对命运的一次主动突围；而对玉秀、玉秧而言，同样的鞭炮声却可能是梦魇的回响，它象征着被支配的婚姻，预示着她们或将重蹈姐姐、母亲的覆辙，陷入婚姻的牢笼。这些差异化的声音隐喻成为了串联女性命运转折的隐性叙事线索。还有玉米出嫁时的水浪声，汹涌又危险，让读者通过这样的水声感知到玉米婚后生活的暗流涌动，虽然有一时的气派，但其未来的命运走向却仍充满未知的变数。这汹涌的浪声完成了对命运的暗示。此外，无声环境是命运转折的一个暗示，“天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天黑了，王家庄宁静下来了。天又黑了，王家庄又宁静下来了。出大事了[4]。”“当天晚上王家庄像乱葬岗一样寂静，真的像杀了人了，杀光了那样[4]。”这种无声恰似风暴前的暗示，既象征着平静表象下暗流涌动的危机，也为玉米即将面临家庭崩塌与人生轨迹的骤然偏转埋下了伏笔。

这种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声音，构成了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女性的命运被这张网牢牢牵引，当希望的声音响起，她们会怀揣着期待奋力向前；而当绝望的声音回荡，她们又会在绝望中沉沦。这种叙事机制深刻揭示了《玉米》世界中女性命运的痛处——她们的命运总是会被各种外部声音所左右，女性只能在这些声音的指引下被动前行，最终沦为声音符号所象征的命运的牺牲品。

3.2. 声音的对抗和规训：听觉权力格局中的女性处境

声音强弱的动态变化，将抽象的权力压制转化为可感知的声音冲突。在《玉米》中，这一规训过程被巧妙地听觉化了。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听觉空间，村民的议论、流言、闲话等形成持续的听觉压力，女性的言行被置于这种声音的监视之下。这种听觉规训比直接的暴力压制更为隐蔽，也更为有效，因为它将外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女性自我监控的心理机制。

当村支书王连方这棵“大树”轰然倒台，依附于其上的家族荣耀便如潮水般褪去，而曾经被权力压制的民间舆论则以闲言碎语形式占据了王家姐妹的私人生活领域。声音的对抗与消长在此刻完成了关键性的逆转，曾经令人畏惧的村支书的女儿，如今成了人人都可非议、踩上一脚的落魄凤凰。这种权力话语的入侵，最残忍地体现在玉秀的遭遇上。她本是村里最明媚娇艳的姑娘，然而在父亲失势后，竟在夜里被村中男性集体强暴。这场暴行本身是权力真空下男性欲望的野蛮宣泄，但更具毁灭性的二次伤害，则来自于事后全村人的议论与指责。受害者玉秀非但没有得到丝毫同情，反而成了众人眼中不干净的批判对象。那些背后的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构成了一张无所不在的道德审判网，将玉秀牢牢钉在耻辱柱上。她的身体与名誉，这本应该最私密的领域，却被公共性的权力话语粗暴地入侵并彻底剥夺。玉秀的悲剧清晰地表明，在由男性主导的权力游戏中，女性不仅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连她们的身体与尊严，也会在权力倒塌时，轻易地由掌上明珠变为被肆意掠夺和污名化的牺牲品。权力话语以声音为媒介无孔不入地侵占女性的私人领域，这一真相通过对音景的书写完美展现在读者面前。声音的消长过程，可以说就是女性私人领域被入侵、女性自身被工具化的过程。当女性的声音被压制、扭曲乃至同化，她们便彻底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主导权，无可避免地沦为权力结构中最深沉的牺牲品。

此外，女性群体内部的听觉权力关系同样值得关注。玉米嫁入郭家后，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对妹妹玉秀的发声权。她对玉秀的训斥与警告，构成了对女性内部的听觉支配。玉秀在玉米面前常常沉默，尤其是玉米嫁给郭家兴之后，这种沉默既包含着寄人篱下的悲哀，也包含着她在姐姐面前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无奈。可见，声音的压制在女性内部之间同样存在着因地位差异而产生的声音等级，应看清权力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流动。

3.3. 声音的聚焦与转换：女性主体的听觉感知

传统小说多采用全知视角或人物有限视角进行叙事，而毕飞宇在《玉米》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声音视角。

叙事时常紧贴女性人物的听觉体验，通过她所听到的声音来感知和判断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将女性人物塑造为一个在声音牢笼中主动探寻、挣扎的听者，她们的命运与通过“听”所获得的信息形成深度关联。

“玉秀被拽了出去，一下子伸过来许多手，那些手把玉秀架了起来，双脚都腾空了。脚步声很急很乱。玉秀开始挣扎。玉秀的挣扎是全力以赴的，却又是默无声息的。……稻草垛的四周寂静下来，只有混乱而又粗重的喘息。玉秀能听得见。玉秀的脑袋已经空了，可还是知道爱脸，想憋，没憋住。玉秀甚至都听见自己撒尿的哨声了[4]。”玉秀被蒙住了眼睛，嘴巴也让稻草堵住了，视觉细节是模糊的、受限的，也没有能力去发出声音，但听觉细节却可以被无限放大和清晰化。玉秀试图通过听来判断情况，渴求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但这一系列令人窒息的声音又将玉秀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在这些杂乱又清晰的声音中，玉秀彻底丧失了希望，只能被迫“妥协”。

此外，叙事也会频繁切换至玉米的听觉视角，她监听家里的声音，试图掌控家庭内部的权力动态；她敏锐捕捉村里关于父亲丑闻的流言蜚语，在他人的议论声中感知家庭地位的跌落；她悉心解读权力场中的细微声响，这些声音都成为她判断局势、寻求出路的重要依据。玉米的听充满主动的解读与算计，她通过“听”洞察父亲权力的实质，理解村庄社会的生存法则，甚至试图借助对声音的解读去干预自身与家人的命运。当家庭因父亲的丑闻陷入困境时，她正是通过捕捉权力场中的声音信号，才作出了依附权势者的选择。玉米虽然无力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却能够主动利用听觉信息完成命运的自救，女性在规训下也仍然保留着自主的生存能力。

4. 音景书写下女性命运的深层文化阐释

艾米丽·汤普森认为“声音景观是物质层与感知层的统一，它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声音性存在，也内在于人的听觉感知性存在[5]。”这种双重属性使得声音景观始终与人类社会紧密交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玉米》中音景书写的意义不仅仅是成功塑造了几个女性悲剧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声音这个微观视角传达出更深刻意义的文化批判。

4.1. 集体无意识与女性的价值内化

毕飞宇在《玉米》中对女性困境的书写，并未止步于外部权力的显性规训，而是深入到文化沉淀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当男性的标准和要求变成社会中男性女性集体认同的价值体系后，这种男权观念便演化成一种集体无意识[6]。”毕飞宇揭示出这种集体无意识对女性价值观的深刻异化，以及其通过代际传递形成的压迫闭环，更由此折射出中国女性在漫长历史语境中普遍的生存困境。

在《玉米》中，集体无意识作为女性具体的生活准则与价值标尺，深刻影响着女性的自我认知。玉米的母亲作为原有权力体系的忠实践行者，将夫为妻纲、母以子贵的伦理信条内化为生命存在的意义。她生了七个女儿后，还是要坚持到生出儿子为止，她将生育尤其是生儿子视为女性的天职。这种对自身价值的矮化与对固有规则的绝对认同，正是集体无意识异化的直接体现——女性在接受规训的同时，主动将压迫性的价值观内化为自我评判的尺度，实现了一种“价值内化”，外部的社会规范被女性当作自身的“本来面目”来接受，从而完成了从外部约束到自我要求的转变。

而这种异化的价值观并非止于个体，更通过代际传递形成难以突破的循环。玉米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长大，将“获得男性认可、拥有家庭地位”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她努力学习母亲的隐忍，在父亲失势后，选择嫁给有权力的中年男人，试图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玉米还接受了母亲的女性生育工具论，嫁给郭家兴后，她早早地做好用孩子稳定自己地位的打算，女儿出生后，她表面开心，但骨子里是失望的，甚至还在玉秀生下男孩后，生出“下作的东西，你倒有本事”的想法。从最初对权力的懵懂向往，到后来对男性依附的刻意迎合，玉米的人生选择始终被母亲传递的集体无意识所影响。上一辈沉淀下来的生存

经验，成为下一代女性自我认知的隐性蓝本，并且促使她们本能地适配生活与社会规则，集体无意识在维系这种认知的代际传递上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4.2. 声音书写中的个体生命表达

毕飞宇在《玉米》中用声音勾勒女性命运轨迹时，既通过声音剖开各种压抑下女性的生存困境，让玉米等女性人物的呐喊和隐忍成为女性命运的具象注脚，又以声音叙事的辐射力来打破性别的局限，将叙事视角延伸至村庄中各个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女性命运的书写与更加广阔的个体生命书写形成互文，彰显了毕飞宇对于普遍存在的生命的深切关怀。

毕飞宇的声音书写，会赋予小人物发声的权力，无论是玉米三姐妹这样的女性，还是乡村中的普通村民、边缘人物，在《玉米》的世界里都拥有了表达自我的空间。毕飞宇摒弃了对人物的标签化塑造，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与个性化的语言描写，让每个小人物的声音都具有了独特的辨识度。玉米在父亲失势后，从最初的骄傲跌落至谷底，她的声音里既有对命运的不甘，也有在绝境中挣扎的坚韧。玉秀在遭遇侵犯后的哭诉与反抗，承载着女性在权力压迫下的痛苦与觉醒。即便是乡村中的普通村民，他们的议论、抱怨、调侃，也都成为了历史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声音不再是宏大历史的注脚，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体表达，让读者得以听见小人物在时代夹缝中的呼吸与呐喊。

更重要的是，毕飞宇的声音书写还深入到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捕捉到他们复杂而真实的心理活动，展现了个体在历史语境下的精神困境与情感波动。在那个权力高度集中、个体意识被压抑的时代，小人物的内心想法往往难以直接言说，而毕飞宇则通过精准的观察，将这些隐秘的声音转化为可感的文字。玉米对父亲权力的依赖与反抗，对爱情与尊严的渴望；玉秧在成长过程中对身份认同的迷茫，对外部世界的既向往又恐惧；普通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等等，这些内心声音的呈现，让小人物成为了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个体。他们的恐惧、焦虑与希望，共同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普通人的精神图谱，让历史叙事变得更加立体与真实。

《玉米》中的声音书写，通过赋予小人物发声的权利、深入挖掘其内心世界，让个体声音成为历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毕飞宇以文学的方式守护着小人物的尊严，彰显了对“人”的本质的关注。

毕飞宇小说中的音景建构是一项极其复杂和精妙的系统工程。他首先以其敏锐的听觉感知，绘制了一幅囊括自然、社会与身体三个维度的丰富声音图谱，为叙事奠定了坚实的感官基础。进而，他赋予这些声音以核心的叙事功能，将声音叙事与女性的命运巧妙地连接起来，让女性的挣扎和困境变得更加可视可感。最终又超越了纯文学的范畴，展现出深刻的文化政治批判力。毕飞宇通过细腻的声音书写，不仅揭示了女性的命运如何被各种声音交织而成的罗网所束缚，更传达出那些不甘屈服的灵魂深处的悸动与回声，既完成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度书写，又实现了对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生命存在的深切叩问，彰显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厚重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1] 傅修延. 听觉叙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2] (加)谢弗. 声景学: 我们的声环境与世界的调音[M]. 邓志勇, 刘爱利, 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3] 傅修延. 论音景[J]. 外国文学研究, 2015, 37(5): 59-69.
- [4] 毕飞宇. 玉米[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 [5] (美)艾米莉·汤普森, 陈荣钢. 现代性的声景: 声音、现代性和历史[J]. 艺术管理(中英文), 2023(1): 25-32.
- [6] 西慧玲. 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